



图人文观察



“平贵我离长安一十八载，归心似箭……”高亢粗犷的秦腔一亮嗓，唤醒了黄土岭边的太和寺村。村民张万红一听见动静，赶忙招呼着家里人出门，“走，上忠来屋听戏去，今儿唱《赶坡》呢！”

早饭刚过，村民田忠来家小院里已经坐了二十来人。红地毯铺出简易舞台，面朝黄土高坡，一曲曲秦腔豪迈质朴，村民们自拉自唱，自得其乐。

田忠来家门口挂着一块金色牌子，写着：铜川市乡村戏剧小院。2022年起，陕西省铜川市探索建设乡村文艺小院，以点带面培养乡土文化人才，丰富农民群众文化生活。像这样的小院，如今已建成30个，影响带动热心文化群众数千人，黄土地上的农家生活愈发滋润鲜活。

吼一曲秦腔、作一首诗

从“送文化”到“种文化”，农民登台唱主角

“小时候逢年过节，乡亲们就凑在一起吼秦腔、唱小曲儿。”印台区孙家砭村村民黄秀芳回忆，后来唱的人慢慢少了，就只能在电视、手机上听，“我们山区离市区远，只有赶会的时候才能看到现场表演。”

“以前感觉农村都快没人气了，也就定期‘送文化’的时候人能多一点，但如果送的文化不对味，还是没人来看。我们就想着在村民身边，打造大家喜闻乐见的小阵地，打通基层公共文化服务‘最后一公里’。”铜川市文联主席杨晓军说起建文艺小院的初衷。

“送文化”，如同及时雨，能够迅速为文化相对匮乏的地区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氛围。但仅靠文化下乡的单向输送，已无法真正满足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，也无法有效激发乡土社会蕴藏的巨大文化能量。

“要让群众在基层文化活动中唱主角，自我表现、自我教育、自我服务，激活内心对文化的热爱，文化才能在基层落地生根，形成自我发展、自我传承的文化生态。”杨晓军说。

2022年5月，铜川市出台乡村文艺小院建设项目实施办法、服务管理制度，围绕培育乡土文化能人，在村民自家的农家小院，探索建设乡村文艺小院，并对每个小院一次性拨付补助资金2万元。

田忠来喜欢拉二胡，在他的组织下，邻近几个村十几个戏曲爱好者成立了自乐班。挂牌戏剧小院后，田忠来又用补助资金在家里置办了服装、道具、音响设备。农闲时，种田的汉子、放羊的羊倌、干完家务的婆姨聚在一起，一声声高高低低、似吼似喊的秦音秦调，又一次回荡在黄土地的山山川川。

曲艺小院、摄影小院、音乐小院、文学小院……铜川三区一县的乡村里，每年“种”下10个小院，涵盖11个文艺门类。可“种”下的文化谁来培育？

“在文艺小院建设之初，铜川就要求每个小院至少要有1名市级或区级文艺家协会会员负责日常管理、文艺创作和交流培训，还定期组织相关门类的艺术家到小院指导。”杨晓军介绍，这样，小院的负责人就不仅是乡村文化能人，也成了乡村文艺的传播者。

到王益区王家河村的路不好走，山岭连着山岭，一道弯连着一道弯。走进黄志的乡村文学小院，却别有洞天。小院里，翠竹在阳光下洒下一地斑驳的光影。在客厅改造的阅览室里，整齐摆放着藏书5000多册。

村民黄志是王益区作协会员，因为热爱写作，在市区两级文联的支持下，将哥哥家闲置的房子改造成乡村文学小院，不仅成了王益区作协的活动基地，也成了村民的“图书馆”。

烧锅炉的师傅孟三找到黄志，支支吾吾



剪一朵窗花、写一幅字

滋养乡土文脉，村民的精气神更足

天马行空的想象，五彩斑斓的配色，走进韩淑凤的乡村民间文艺小院，在一幅幅农民画中，迅速捕捉到热烈明快的气息。

喂猪、割麦、碾豆、脱玉米粒、摘苹果、纳鞋底……劳作的手亦能作画，韩淑凤的作品内容，全都是中国北方农村生活，生产劳作、民俗风情在她的笔下妙趣横生。

韩淑凤的小院坐落在宜君县，这里2014年被命名为“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”。宜君的农民画和剪纸，正如傲立在黄土地上的山花，灿烂炽热，充满生命力。

“艺术表现手法上，宜君农民画吸取了剪纸造型的表现手法。”宜君县文联主席和卓雅介绍，韩淑凤是宜君剪纸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，不仅本村的村民，还有西安的大学生，都来跟她学习，目前已收了十几个徒弟。

一楼的堂屋里，从七八岁的“小碎娃”，到年过七旬的农妇，手上都拿着剪刀和红纸。“剪纸是我们这儿每个娃娃都会的手艺”，村民寇灵巧说，“但以前只是个手艺，好多较完的纸就拿去烧灶了。”

在韩淑凤的带领下，村民们一起把手艺精进成艺术创作。小到一朵窗花，大到一幅巨作，拿起剪刀，一气呵成。“现在村里过年、结婚，都找我们剪纸，我剪的《四海同心 共筑冬奥》还在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展出了呢！”村民王亚玲言语间满是自豪。

即便是乡间小院，也藏着“高人”。他们或钟爱丹青，或醉心秦腔，或一针一线织锦绣，或巧手剪出大千世界……既充满乡土文化的泥土气息，又展现出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。

“群众是乡村文化的传承者、热心人。”杨晓军说，文艺小院建设扎根于本土文化，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村民主体性的尊重，鼓励村民勇于表现自己，调动村民的文化自觉。

印台区印台村村民翟友民是个书法爱好者。农闲时，他在家练，下地干活时，他就给根木棍在地上练。“咱是个农民，拿锄头的手，咋拿得好笔杆子？”由于没有专业老师的指导，以前翟友民缺乏自信。

在柳公权故里铜川，热爱书法的人不在少数。可田间地头耕作的农民，却少有培训学习的机会，这样的状况随着乡村文艺小院



图

的建设发生了转变。

走进张双全家小院，一股墨香扑面而来。墙边摆着晒干的玉米粒，墙壁上挂满书画作品，有的在省上或全国参展过，有的获过奖。

张双全是铜川市书法家协会会员，家里挂牌乡村书画小院后，有了政策和资金支持，他置办画案、笔墨纸砚，装修小院。农历每月十五是赶会的日子，张双全就在那天召集书画爱好者集中学习，请老师前来培训指导。甚至吸引了渭南、延安的书法爱好者前来交流，带动附近村子都置办了画案，农闲的村民纷纷拿起了练字笔。

近年来，村里还刮起一股崇尚书画之风——村民们喜欢在家中客厅悬挂一幅大大的中堂字画。创作字画的人，都是双全书画小院的书画爱好者。

“来自村民们充沛的文化自信和文化热情，是对乡土文脉传承、文化繁荣的最大滋养。”杨晓军说。

排一出小品、聚一村人

文化就像毛毛雨，化解群众的“心疙瘩”

“树再大有啥用，光开花不结果，再不嫁



接就晚了……”

走进王益区黄堡镇周家村乡村曲艺小院，负责人陈小玲正在排练有关农技知识的小品。一口正宗的陕西话，夸张有趣的动作表演，接地气的故事情节，深受村民的喜爱。

“村里的大事小情都是我写剧本的灵感来源。”正是亲身经历、亲眼见证，陈小玲写出来的剧本更受观众喜欢。“像移风易俗的推行，村里人来看一看、笑一笑，也更好接受。”陈小玲说。

去年，村民陈明亮的儿子要结婚，亲家提出的高额彩礼让他无法承受，两家人之间有了嫌隙。一次在陈小玲的乡村曲艺小院中，两家人一起观看了村民自编自演的小品《相亲难事》，亲家越看越不好意思。后来，村干部在小院里办了场议事会，两家人冰释前嫌，婚礼也如期举行。

近年来，铜川聚焦农村群众说事难、议事难、办事难的问题，将文艺小院搭建成为村民调解平台，探索“小院说事”模式，不定期召开民主议事等活动，将村里事务和热点难点问题纳入讨论范畴，引导群众自我管理、互帮互助。

“文明乡风建设重在常抓不懈，绵绵用力。”宜君县白家塬村党支部书记刘金元对此深有感触，“许多村民间的摩擦都是小事引起的，但因为没人调解，导致两家人嫌隙越来越深，文艺小院就提供了一个化解矛盾的场所。”

白家塬村乡村文学小院负责人刘小元的家庭是“全国五好家庭”，他常组织村民一起读书、分享体会。院儿里时常能看到村干部的身影，他们和村民一起读书、看报、拉家常。村民刘小飞说：“平时家里有点啥烦心事，和村干部说了，马上就有回应。”

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，农民生活更有奔头了。”铜川市文联副主席吴芸说，农民物质生活好了，但乡村的协调发展，离不开文明乡风的助推、精神文化的涵养。

刚走进耀州区崔兴村，远远就听见袁英民家的乡村曲艺小院传出清脆的快板声。“如今农民富裕了，有人心就膨胀了。红事白事讲排场，大操大办成风气……新社会，新风尚，勤俭节约不能忘。”

老袁这些年自编自演的快板词已经装订了四大本，写了800多篇，演出队伍从几个人增加到十几人。挂牌曲艺小院后，老袁把家后院的菜地改成了乡村大舞台，至今已办了20多场表演，场场爆满。

耀州区文联主席阎新红说：“以前每逢节假日，农闲时，村民们大多喜欢往牌场跑，如今都改道去文艺小院了，村里讲排场的面子开支、人情开支也明显少了。”

在铜川，由于文艺小院“聚人气”的作用越发明显，许多村镇干部直接在院子里设置了文明行为宣传点，发放宣传资料，倡导文明出行、文明用餐等良好行为习惯。小院也成了开展“时代楷模”“三秦楷模”“身边好人”等学习宣传活动和“十星级文明户”“好婆婆好媳妇”等评选表彰活动的热闹场所。

正如采访时张双全的感慨：“文化就像毛毛雨。”

如今在铜川，一方方乡村文艺小院正在茁壮成长，激活了乡土文化，吹起阵阵文明新风，掠过广袤的黄土地，滋润了干燥的黄土塬。

图①：村民们在王家河村乡村文艺小院看书。

图②：村民在袁英民的乡村曲艺小院表演剪纸服装走秀。

图③：张双全在书画小院练习书法。

图④：在田忠来的乡村戏剧小院，村民们自拉自唱。

图⑤：韩淑凤（左二）带领村民展示剪纸作品。

本版责编：李卓尔
版式设计：汪哲平

图人文茶座

宽广的银幕为创新提供舞台

马泽祥

一段时间以来，一批有着多元专业背景的创作者在影坛崭露头角，备受瞩目——饺子来自药学领域，吴京有着武术专业的经历，大鹏出身工程管理专业……这一现象的背后，是时代机遇为艺术创新提供的强大助力。当下，青年群体的创造力空前活跃，扎根人民、深入生活的理念深入人心，这一切为热爱文艺创作的青年提供了丰厚的土壤，催生出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作品。

先来算一笔账。本世纪初，拍摄一部影片，一格胶片底片大约4角钱，一秒钟的拍摄成本就接近10元；眼下，一部手机也能出“大片”，一台电脑可以作画、作曲，这种技术上的巨大飞跃，给予每一个热爱艺术的人前所未有的机会，能够大胆尝试，将心中的创意付诸实践。而互联网时代的资源开放，也使得获取系统的艺术知识更加便捷。

青年一代作为中国电影市场的观影主力，伴随着互联网高速发展和文化自信提升而成长，他们更渴望新鲜的表达和文化的浸润。新一代电影人由于与观众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，能够把握观众的喜好和时代的脉搏，实现符合观众审美趣味的艺术表达。如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巧妙“爆改”传统神话，融入青铜器、民乐、中医药等中华文化元素，唤醒观众的文化基因；《独行月球》导演张吃鱼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，在充满科技范儿的故事里展现小人物的人性光辉，赢得观众的赞叹。

电影是包容的，作为一门大众艺术，它向时代的每一个亲历者敞开怀抱。观众是包容的，同为奋进新时代的参与者，他们欢迎每一个赤忱的故事。更重要的是，新时代是追梦者的时代，每一个有理想、有信念的新时代创作者都享有出彩的机会。

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，是艺术创作最牢靠的方法。艺术的丰盈来自生活，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里，导演饺子对职场的观察、对亲情的刻画、对命运的思考，戳中了观众的心；《热烈》里，导演大鹏关注普通人的追梦故事，在市井烟火里深刻奋进的力量……托尔斯泰曾说，“艺术不是技艺，它是艺术家体验了的感情的传达。”用心拍摄、用情表达成为打动观众的关键。

新时代充满了机遇，炽热的生活赋予创作者无限鲜活的创作素材，拥抱生活、勇于创作，人人皆有可为。导演郭帆有着这样的感悟：“成为一名合格的导演，更关键的是对世界之需、社会之需、观众之需有本能且深刻的体悟。”

开放包容的大银幕召唤着更多热心生活、贴近人民的创作者，在吐故纳新的大胆实践中，共同迈向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之路。

图传承

分水油纸伞代表性传承人毕六福

用手艺守艺 用匠心创新

本报记者 王明峰 人民网记者 郭莹

四川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油纸伞博物馆门前，68岁的毕六福（见右图，毕原绅摄）费力地撑起直径3.5米、重达百斤的油纸伞。站在伞底仰头看，数千丝线经纬交织，形成独特的几何美感。

做大伞，并非为了炫技。作为分水油纸伞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，毕六福希望通过宣传和展示，将这一古老技艺发扬光大。

作为国内唯一完全保留全手工制作油纸伞种类，分水油纸伞制作历经96道工序，从伞架制作到石印制版，再到糊裱、网边、上油、穿线，步步精细考究。以“伞斗满穿”为例，工人让五彩丝线在伞架上预先打好的细孔中来回穿梭，最后勾出七层不同的经纬图样，让人眼花缭乱，叹为观止。

一把分水油纸伞，开合3000次依旧顺畅丝滑，能够抵御五级风力，坚固耐用全靠严格选材：伞骨选楠竹，伞柄用水竹，两样主料都要在阳坡生长满3年，以求结构紧密、柔韧性强；伞托用岩桐或杉木制作，保证质地坚韧、经久耐用。毕六福说，“所有的材料需在雨季前备齐，以防竹木水分过多，影响油纸伞质量。”

坚持传统技艺，只为更好传承。毕家世代制伞，到毕六福已经是第六代，从小，他和姐姐帮着父辈做穿线、打磨竹皮等力所能及的事情，“看会了做伞的全过程”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随着尼龙伞的普及，油纸伞产业由盛转衰，一个月卖不出几把伞。作为分水油纸伞厂厂长的毕六福，也想迎合市场做点调整。有段时间，为了节约成本，工人提议将糊面的桐油换成化工油，导致伞面粘连，客户退单。面对惨痛教训，毕六福坚定地换回了桐油。因为“这是分水油纸伞的‘根’！”

坚持换来回报，2008年，分水油纸伞成功申报国家级非遗。政府的推广、媒体的宣传让油纸伞名声渐响。

在做好传统伞艺传承的同时，毕六福还在努力挖掘油纸伞背后的文化底蘊。“龙凤呈祥”是一幅具有200多年历史的伞面图案，讲述的是春秋时期秦穆公之女弄玉和萧史的爱情故事。为了达到复古如古的效果，毕六福用回了传统的石版印刷工艺，如今，“龙凤呈祥”系列产品已经成为他的油纸伞店的爆款，有顾客评价，“老图样竟也可以这么美。”

为了更好地拥抱年轻人，毕六福和他的团队还在尝试创新，“现在，我们研发了近千种伞面款式，设计开发了京剧脸谱、大熊猫、国风古韵等主题的伞面图案，印刷方式也开始采用彩印、手绘等多种形式，使之呈现形式更加多样化。”毕六福说。

随着分水油纸伞声名鹊起，“家家制伞、户户编线”的繁荣场景也在当地重现。目前，泸州市油纸伞产业年产值超3000万元，油纸伞品牌从过去的1个增加到15个，随着油纸伞产业的复兴，在全省范围内，一条油纸伞产业链已然成形。

